

二王全帖
主编 杨瑞

中国书店

评介
解析

王羲之楷书习字帖

(之一)

二王全帖

第一册



前言

王羲之（公元三〇三——三六一年）是中国最著名的书法巨匠，被奉为「书圣」，他的作品被列为「神品」，历来为人们所珍藏，并用作临池范本，从而陶冶、造就出一代代书法家。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徙居会稽山阴，官东晋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王会稽」。《晋书》卷八十有传。王羲之曾评论书法家张芝（伯英）道：「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见《晋书·王羲之传》）可见他的书法成就，得力于他的刻苦学习。相传他少时学卫夫人书，后见前代名家书迹，博采众长，草书师张芝，正书学钟繇，遍习蔡邕、梁鹄等书，精研笔势，损增古法，一变汉魏书风，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书，犹当雁行。」可知其书法在当时已为世所重，从而流传有「书竹扇」、「换白鹅」等书坛佳话。

刘宋羊欣赞其书法「古今莫二」。南梁陶弘景称「逸少学钟，势巧形密，胜于自运。」庾肩吾将其与张芝、钟繇相比：「功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功夫过之。」梁武帝萧衍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唐太宗李世民酷爱其书，赞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代张怀瓘将其行书、草书、章草等列为「神品」，并称其行书「动合规矩，调谐金石，天姿神纵，无以寄词」，评其草书「损益合宜」「风骨精熟」。东晋庾翼赞其章草「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足见其在书坛的崇高地位。

王羲之（公元三四四——三八六年）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善书法，书史一般称羲之为「书圣」，献之为「小圣」，父子合称「二王」。《晋书》卷八十有传。

献之幼学父书，后学张芝，其书法豪迈俊美，与羲之的书法区别在于：献之笔力开张，刚用柔显，华因实增，多用「外拓」之法，羲之笔意紧敛，刚健中正，流美宁静，常使「内挾」之法。故而宋黄庭坚评二王书法：「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

据《书估》记载，献之十五、六岁时，曾劝其父改变书体，他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献之自己的书法也一改汉魏古朴之风，被称为「破体」。唐代

张怀瓘著《书议》亦称献之行草之外，又创新体，「非草非行，流便于学，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由此可见他对书法革新起了关键作用。《书断》一书赞其「神勇盖世，况之于父，犹拟抗行，比之钟、张，虽勍敌，仍有擒盖之势。」又称其书法「雄武神纵，灵姿秀出，若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尽，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钟、张之神气。」因列其隶、行、章草、飞白、草书入「神品」。

《二王等书录》认为「翰墨之美，多以身后腾声，二王之书，当时见贵。」可见其书法影响之大。又据史料记载：唐天宝十三年（公元七五四年）鉴真曾携大批法书抵日本，二王书法由此传入日本。唐永贞元年（公元八〇五年）日人最澄回国带去多种二王墨迹。次年，唐元和元年（公元八〇六年）日人空海回国，带去大批王羲之等书家墨迹。二王书法的三次东渡，推动了中国书法大兴于日本的平安时代。对二王书法的艺术成就、影响及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历来对二王书法都极重视。其中对二王书法真迹的汇集、整理，主要有四次：

一、刘宋明帝刘彧于泰始年间（公元四六五—四七一年）科简旧秘，并遣使三吴，鸠集散逸，诏虞和、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等更加编次，咸以二丈为度。二王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并金题玉躡织成带，又扇书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并旃檀轴，又纸书戏字一帙十二卷，并书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别有二品书，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并旃檀轴，其新购获者为六帙一百二十卷。当时距二王百年左右，所存真迹数量众多，恢宏壮观。

二、梁武帝萧衍搜访天下二王书，大有所获。因为旧装坚硬，字有损坏，于天监中（公元五〇一—五一八年）敕朱异、徐僧权、唐怀允、姚怀珍、沈炯文枿而装之，更加题检。二王书共有七十八帙七百六十卷，并珊瑚轴织成带、金题玉躡。

二王真迹虽经南朝战乱，损失不少，但梁武帝所汇集、装帧者，仍合一万五千余纸之多，因而于梁大同中（公元五三—五四五年）敕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殷铁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此盛举为集王书之始。

三、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于贞观初年下诏购求右军书，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于贞观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敕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知敬等，于玄武门西长波门外科简右军书，相共参校，令典仪王行真装之，共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其中真书五十纸，一帙八卷，随本长短为度，行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四尺为度，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

在唐太宗购求天下右军书迹之前约七十年，即梁元帝萧绎承圣末年（公元五五四年），元帝将降，其夜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二王遗迹，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在焚后六十二年，即隋炀帝杨广大业末年（公元六一六年），炀帝幸江都，秘府图书并二王书迹随船同行，中道船没，大半沦弃。二王书迹经此水火之灾后，唐太宗仍能蒐集二千二百九十纸大王书，其中有王羲之后代王方庆进献家藏的右军真迹。褚遂良因撰《右军书目》，录王羲之正书四十帖，行书三百六十帖。

四、唐玄宗李隆基时，鉴于二王真迹已多有散失（唐中宗李哲敕赐中书令宗楚客二王真迹二十卷，大小各十轴。中宗又倾库悉与安乐公主，驸马武延秀大会宾客，举榷分散，无复宝惜；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宰相各三十卷，将军、驸马各十卷。自此二王真迹散落诸家。）于开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十一月五日，诏令收缀大小二王真迹，得大王正书三卷，行书一百零五卷，草书一百五十卷，小王书都三十卷，正书二卷（见唐徐浩《古迹记》）。至开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年）二月，敕中书令萧嵩访二王书，得滑州路琦家羲之正书扇书一卷（或称《宣示表》），兼王献之行书三纸（或称行书《白骑遂》等二卷）。安史之乱后，内库法书散失。徐浩充使搜访，得二王书二百余卷。赵城仓督献王羲之扇书《告誓》等四卷，其它二王真迹四卷，称安禄山所赠。

唐玄宗朝，二王墨迹时聚时散。到了宋代初年，王羲之墨迹仅存数十纸（见宋俞松《兰亭续考》），汇集、整理的对象主要转向刻石、拓片。

唐太宗在购买王书同时，数命以临摹、嚮搨、硬黄、刻石诸法，使王书得以流传。如《兰亭序》、《十七帖》等都有唐刻本。南唐后主李煜在《澄心堂帖》中也刻入二王帖多种。但系统汇集、摹刻、整理二王碑拓主要有两次：

一、宋太宗赵炅淳化三年（公元九九二年），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分赐重臣，此即《淳化阁法帖》，共十卷，其中卷六至卷十为二王帖，占《阁帖》之半。此后宋徽宗赵佶以《阁帖》板裂、标题多误，诏出内府所藏墨迹，命蔡京主其事，龙大渊更定编次，刻石太清楼下，时值大观三年（公元一一一三年），称《大观帖》，帖中二王书法有《阁帖》未载者。此后至南宋孝宗赵昚于淳熙十三年（公元一一八六年）刻《淳熙秘阁续帖》十卷，续入南渡后所得二王等名迹，其中卷一为钟、王，卷二为二王。以上三帖，为专门、全面地汇集、整理二王书法奠定了基础。

二、在南宋开禧二年（公元一二〇六年），第一部专门的、较系统的《二王帖》由临江郡守许开刻成。帖分三卷：上、中两卷为王羲之书，共一〇六帖，下卷为王献之书，四十四帖。原石在临江，故又称《临江二王帖》。

此后，至明代嘉靖二十六年（公元一五四七年），江阴汤世贤以木版翻刻此帖。嘉靖四十年（公元一五六一年）至万历十三年（公元一五八五年）期间，吴江董汉策父子又摹刻此帖，易木刻为石刻，并将原三卷釐为六卷，将《黄庭》、《曹娥》、《东方朔画赞》、《乐毅论》、《宣示表》、《洛神赋》六种楷书及《兰亭》行书合为首卷，共为七卷，仍名《二王帖》。

此帖残石于清代嘉庆初年归吴县刘恕，刘氏补入其它二王帖本，分原、补、损三类，合上、中、下三卷，称《寒碧山庄二王帖》。咸丰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年）瑛荣汇集、仇星摹刻的《寿眉堂二王法帖》，选取宋拓《二王帖》，合为四卷。前三卷为羲之书三十三帖，末卷为献之书十帖。

以上五种《二王帖》，皆以临江许刻为基础。许开并撰《二王帖评释》，为二王帖的汇集、整理和推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后七百多年间，罕有超越许氏《二王帖》及其著述者。

另有其它丛帖，如南宋咸淳四年（公元一二六八年）曹之格所刻《宝晋斋法帖》十卷、南宋绍兴二年（公元一一三二年）汇刻《右军六十帖》、明代嘉靖二十七年（公元一五四八年）文征明的《文刻二王选帖》，等等，也都为二王帖的汇集、整理付出了力量。

《二王全帖》共汇集二王书法作品约三百五十帖，数量是南宋许开《二王帖》的一倍多，每帖只选取一种最佳版本，行、草书的每字旁都加注楷书，每篇楷书都作评介解析，所有帖本都以原大、全文影印。它不仅是收藏插架的书法珍品，更是广大书法爱好者临池学书的实用、普及的字帖范本。

《二王全帖》在大王、小王名下分别按楷、行、草（包括章草）三种书体划分，但某些作品或楷行相间，或行草互见，在此仅仅依其主体而定。对同一帖本，或称大王书、或称小王书，史载各异者，则按其笔法、风格特点区分。

《二王全帖》在注重版本和整理质量的基础上，以「全」为其特点。其汇集字帖本着「有帖必录、兼收并蓄」的原则，对聚讼多年的帖本，在此不事论辨，只要帖有所本，则列入附录，以备参考，并在《二王全帖评释》一书中另作辨析。对唐人所作王书集字本，其中多有今《全帖》所无之字，或为唐人所见者多，而今则失传，故亦列入附录，以存片羽吉光。

《二王全帖》在编、注中的不足、失误之处，敬请读者赐教，至感！

编者

一九九二年

目 録

佛遺教經	（一）
告誓文	（二六）
霜寒帖	（三一）
東方朔畫贊	（三二）
孝女曹娥碑	（三七）
評介解析	（四二）

晉王羲之佛遺教經

佛遺教經

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度阿若憍陳如最
後說法度須跋陀羅所應度者皆已度訖
於娑羅雙樹間將入涅槃是時中夜寂然
無聲為諸弟子略說法要 汝等比丘於

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閻遇
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若我
住世無異此也持淨戒者不得販賣買
易安置田宅畜養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種
植及諸財寶皆當遠離如被火坑不得斬
斷損少盈虛曆數算計皆所不應慕身

時食伐草木壅土掘地合和湯藥占相吉
凶仰觀星清淨自活不得參預世事通致
使命呪術仙藥結好貴人親厚媒娼皆不
應作當自端心正念求度不得色聲瑕庶
顯異惑衆於四供養知量知足趣得供事
不應蓄積此則畧說持齋之相敬是正順

解脫之本故名波羅提木叉因依此戒得生
諸禪定及滅苦智慧是故比丘當持淨戒
勿令毀缺若人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
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當知
戒為第一安隱功德住處汝等比丘已能
住戒當制五根勿令放逸入於五欲譬如牧

牛衣木屨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若縱
五根非唯五欲將無涯畔不可制也若如惡
馬不以轡制將當掌人墜於坑塹如被割害
苦已一世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為害甚重不
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之如賊不令縱
逸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此五根者

心爲其主是故汝等當好制心心之可畏甚
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譬
如有人手執蜜器動轉輕蹠但觀於蜜不
見深坑又如狂象無鉤鎖猴得樹騰躍蹕
躑難可禁制當急挫之無令放逸縱此心
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是故比

丘當勤精進折伏汝心 汝等比丘受諸
飲食當如服藥於好於惡勿生增減趣得
支身以除飢渴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損
色香 比丘亦念受人供養趣自除惱無
得多求壞其善心譬如智者籌量牛力
所堪多少不令過分以竭其力 汝等比丘

晝則勤心脩習善法無分失時初夜後夜亦
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
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當念無常之火燒諸
世間早求自度勿睡眠也諸煩惱賊常伺
殺人甚於冤家安可睡眠不自警寤煩惱
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蛇在汝室睡當以

自持戒之鉤早併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
眠不出而眠是無懸人懸柱之限於諸莊嚴
實為第一懸如鐵鉤能制人非法是故比
丘常當懸恥無得暫替若離懸則失諸
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則
貪瞋無相異也汝等比丘若有人來為

而支解當自摧心無令真眼忘當難口勿
出惡言若縱恚心則自妨道失功德利忍
之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迺
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
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所以者何嗔恚之害則破諸善法壞好名

聞今世後世人不喜見當知嗔心甚於猛
火常當防護勿令得入剋功德賊無過嗔
恚白衣受欲非行道人無法自制嗔猶可
起出家行道無欲之人而懷嗔恚甚不可
也譬如清冷雲中霹靂起火非所應也
汝等比丘當自摩頭以捨飭好着壞色衣